

內傷
虛損

玉
機
微
義
玄

玉機微義卷之十八

內傷門

按此一門東垣

內外傷辦法也議論方製精

備故不取他書但其間不係內傷法皆節而不錄

內論暑證者附入暑門

○辨脈法

古人以脈上辨內外傷於人迎氣口人迎脈大於氣口為外傷氣口脈大於人迎為內傷此辨固是但其說有所未盡耳外感風寒皆有餘之證是從前客邪來也其病必見於左手左手主表乃行陽二十五度內傷飲食及飲食不節勞役所傷皆不足之病也必

謹按內傷為東垣所發
明此篇直取東垣固無庸議向主五道二篇其精審直可補翼東垣之不足亦誠佳作也

見於右手。右手主裏。乃行陰二十五度。故外感寒邪。則獨左寸人迎脉浮緊。按之洪大。緊者急。甚於弦。是足太陽寒水之脉。按之洪大而有力量。中見手少陰心火之脉。丁與壬合。內顯洪大。乃傷寒脉也。若外感風邪。則人迎脉緩而大。或大於氣口一倍。或兩倍。三倍。內傷飲食。則右寸氣口脉大於人迎一倍。傷之重者。過在少陰則兩倍。太陰則三倍。此內傷飲食之脉。若飲食不節。勞役過甚。則心脉變見於氣口。是心火刑肺。其肝木挾心火之勢。亦來薄肺。經云侮所不勝。寡於畏者是也。故氣口脉急大而數。時一代而澁也。澁者肺之本脉。代者元氣不相接。脾胃不及之脉。洪大

而數者。心脉刑肺也。急者。肝木挾心火。而反尅肺金也。若不甚勞役。惟右關脾脉大而數。謂獨大於五脉。數中顯緩時一代也。如飲食不節。寒暑失所。則先右關胃脉損弱。甚則隱而不見。惟內顯脾脉之大數微緩時一代也。宿食不消。則獨右關脉沉而滑。經云。脉滑者。有宿食也。

○辨內傷諸證與外感不同。皆由中氣不固。甚矣陰陽之證。不可不詳也。徧觀內經中。所說變化百病。其源皆由喜憂怒過度。飲食失節。寒溫不適。勞役所傷而然。夫元氣。穀氣。營氣。清氣。衛氣。生發諸陽。上升之氣。此六者。皆飲食入胃。穀氣上行。胃氣之異。

名其實一也。既脾胃有傷，則中氣不足。中氣不足，則六腑陽氣皆絕於外。故經言五臟之氣已絕於外者，是六腑之元氣病也。氣傷臟乃病，臟病則形乃應。是五臟六腑真氣皆不足也。惟陰火獨旺，上乘陽分，故榮衛失守，諸病生焉。其中變化，皆由中氣不足，乃生發耳。後有脾胃已受勞役之疾，飲食又復失節，耽病日久，事息心安，飽食太甚，病乃大作。察其外傷風寒，六淫客邪，皆有餘之病，當瀉不當補。飲食失節，中氣不足之病，當補不當瀉。舉世醫者，皆以飲食失節，勞役所傷，中氣不足，當補之證，認作外感風寒有餘客邪之病，重瀉其表，使榮衛之氣外絕，其死只在旬日。

之間。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可不詳辨乎。按陰陽
應象論云。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是八益之邪。乃
風邪傷人筋骨。風從上受之。風傷筋。寒傷骨。蓋有形
質之物受病也。繫在下焦。肝腎是也。肝腎者。地之氣。
難經解云。肝腎之氣。已絕於內。以其肝主筋。腎主骨。
故風邪感人。則筋骨疼痛。筋骨之絕。則肝腎之本亦
絕矣。乃有餘之證也。又云。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
腑。是七損之病。乃內傷飲食也。黃帝針經解云。適飲
食不節。勞役所傷。濕從下受之。謂脾胃之氣不足。而
反下行。極則衝脉之火逆而上。是無形質之元氣受
病也。系在上焦。心肺是也。心肺者。天之氣也。故難經

解云。心肺之氣已絕於外。以其心主榮。肺主衛。榮者血也。脈者血之府。神之所居也。衛者元氣也。神之別名。衛護周身。在於皮毛之間者。肺絕。故皮毛先絕。神無所依。故內傷飲食。則亦惡風寒。是榮衛失守。皮膚間無陽以滋養。不能任風寒也。皮毛之絕。則心肺之本亦絕矣。蓋胃氣不升。元氣不生。無以滋養心肺。乃不足之證也。謂受病之人。飲食失節。勞役所傷。因而飽食。內傷者極多。外傷者間而有之。世俗不知。往往將元氣不足之證。便作外傷風寒表實之證。而反瀉心肺。是重絕其表也。安得不死乎。古人所謂實實虛虛。醫殺之耳。若曰不然。請以衆人之耳目聞見者證。

之。向者壬辰改元。京師戒嚴。迨三月。受敵者凡半月。圍解之後。都人之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而病死者。繼踵不絕。都門十有二所。每日各門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幾三月。此百萬人。豈俱感風寒外傷者耶。大抵人在圍城中。飲食不節。乃勞役所傷。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飢暮飽。起居不時。寒濕失所。動經兩三月。胃氣虧乏久矣。一旦飽食太過。感而傷人。而又調治失宜。其死也無疑矣。非唯大梁爲然。遠在真祐興定間。如東平。如大原。如鳳翔。解圍之後。病傷死無不然者。余在大梁。凡所親見。有發表者。有以巴豆推之者。有以承氣湯下之者。俄而變結胸發黃。

又以陷胸湯丸。及茵陳湯下之。無不死者。蓋初非傷寒。以調治差互。變而似真傷寒之證。皆藥之罪也。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及。輒以平生已試之效。著內外傷辨論一篇。推明前哲之餘論。歷舉近世之變故。庶幾同志者。審其或中。觸類而長之。免後人無橫夭耳。僭易之罪。將何所逃乎。

右辨陰證陽證

外傷寒邪之證。與飲食失節。勞役形質之病。及內傷飲食。俱有寒熱。舉世盡將內傷飲食失節。勞役不足之病。作外傷寒邪有餘表實之證。反瀉其表。枉死者豈勝言哉。皆由不別其寒熱耳。今細爲分解之。外傷

寒邪發熱惡寒寒熱併作其熱也翕翕發熱又爲之拂拂發熱發於皮毛之上如羽毛之拂明其熱在表也。是寒邪犯高之高者也。皮膚毛腠陽之分也。是衛之元氣所滋養之分也。以寒邪乘之鬱遏陽分陽不得伸故發熱也。其面赤鼻氣擁塞不通心中煩悶稍似袒裸露其皮膚已不能禁其寒矣。其表上虛熱止此而已。其惡寒也。雖重衣下幕逼近烈火終不能禦其寒。一時一日增加愈甚。必待傳入裏作下證乃罷。其寒熱齊作無有間斷也。其內傷飲食不節或勞役所傷亦有頭痛項強腰痛與太陽表證微有相似。餘皆不同。論中已辨之矣。內傷不足之病表上無陽不

能禦風寒也。此則常常有之。其燥熱發於腎間者。間而有之。與外中寒邪。略不相似。其惡風寒也。蓋脾胃不足。營氣下流。而乘腎肝。此痿厥氣逆之漸也。若胃氣平常。飲食入胃。其營氣上行。以舒於心肺。以滋養上焦之皮膚。腠理之元氣也。既下流。其心肺無所稟受。皮膚間無陽。失其營衛之外護。故陽分皮毛之間虛弱。但見風見寒。或居陰寒處。無日陽處。便惡之也。此常常有之。無間斷者也。但避風寒。及溫暖處。或添衣蓋。溫養其皮膚。所惡風寒。便不見矣。是熱也。非表傷寒邪皮毛間發熱也。乃腎間受脾胃下流之濕氣。閉塞其下。致陰火上衝。作蒸蒸而燥熱。上徹頭頂。頂傍

徹皮膚。渾身燥熱作。須待祖衣露居。近寒涼處即已。或熱極而汗出亦解。彼外傷惡寒發熱。豈有汗出者乎。若得汗。則病愈矣。以此辨之。豈不如黑白之易見乎。當內虛而傷之者。燥熱也。或因口吸風寒之氣。鬱其陰火。使咽膈不通。其吸入之氣欲入。爲膈上衝脉之火所拒。使氣不得入。其胸中之氣。爲外風寒所遏。而不得伸。令人口開目瞪。極則聲發於外。氣不得上下。塞於咽中。而氣欲絕。又或因噦。因噎。因吐。而燥熱發。必有所以因。方見此證。其表虛惡風寒之證。復見矣。表虛之弱。爲陰火所乘。燥發須臾而過。其表虛無陽。不任風寒。復見矣。是表虛無陽。常常有之。其燥熱則

間而有之。此二者不齊作。燥作寒已。寒作燥已。非如
外傷之寒熱齊作。無有間斷也。百病俱有身熱。又爲
之肌熱。又爲之皮膚間熱。以手捫之。方知者是也。乃
肌體有形之熱也。亦須皆待陰陽既和。汗出則愈矣。
慎不可於此上辨之。以其虛實內外病皆有之。故難
辨耳。只依先說病人自覺發熱惡寒之熱。及燥作之
熱。上辨之。爲准則矣。

右辨寒熱

外感八風之邪。乃有餘證也。內傷飲食不節。勞役所
傷。皆不足之病也。其內傷亦惡風自汗。若在溫暖無
風處。則不惡矣。與外傷鼻流清涕。頭痛自汗。頗相似。

分之特異耳。外感風邪。其惡風自汗。頭痛鼻流清涕。常常有之。一日一時。增加愈甚。直至傳入裏。作下證。乃罷。語聲重濁。高厲有力。鼻息擁塞不通。能飲食。腹中和。口知味。大小便如常。筋骨疼痛。不能動搖。便著床枕。非扶不起。其內傷與飲食不節。勞役所傷。然亦惡風。居露地中。遇大漫風起。却不惡也。惟門窗隙中些小賊風來。必大惡也。與傷風傷寒俱不同矣。況鼻流清涕。頭痛自汗。間而有之。鼻中氣短。少氣不足以息。語則氣短而怯弱。妨食。或食不下。或不飲食。三者互有之。腹中不和。或腹中急而不能伸。口不知五穀之味。小便頻數而不渴。初勞役得病。食少。小便赤黃。

三機微事卷十八
大便常難。或秘。或結。或虛坐。只見些小白膿。時有下氣。或泄黃如糜。或溏泄色白。或結而不通。若心下痞。或胸中閉塞。如刀刺之痛。二者亦互作。不併出也。有時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痛。必臍下相火之勢。如巨川之水。不可遏而上行。使陽明之經。逆行亂於胸中。其氣無止息。甚則高喘。熱傷元氣。令四肢不收。無氣以動。而懶倦嗜臥。其外感風寒。俱無此證。故易分別耳。

右辨外感八風之邪。或有飲食勞役所傷之重者。三二日間。特與外傷風者相似。其餘證有特異者。若不將兩證重別分解。猶恐將內傷不足之證。誤

作有餘外感風邪。雖辭理有重複處。但欲病者易辨。醫者易治耳。

內傷及勞役。飲食不節。病。手心熱。手背不熱。外傷風寒。則手背熱。手心不熱。此辨至甚皎然。

右辨手背手心

若飲食勞役所傷。其外證之顯。必在口。必口失味。必失穀味。必腹中不和。必不欲言。縱勉強對答。聲必怯弱。口沃沫。多唾。鼻中清涕。或有或無。即陰證也。外傷風寒。則其外證。必顯在鼻。鼻氣不利。聲重濁。不清利。其言壅盛有力。而口中必和。傷寒。則面赤鼻壅塞。而乾。傷風。則鼻流清涕而已。內經云。鼻者肺之候。肺氣

通於天。外傷風寒。則鼻爲之不利。口者坤土也。脾氣通於口。飲食失節。勞役所傷。口不知穀味。亦不知五味。又云。傷食惡食。傷食明矣。

右辨鼻口。

外傷風寒者。故其氣壅盛而有餘。內傷飲食勞役者。其口鼻中。皆氣短促。不足以息。何以分之。蓋外傷風寒者。心肺元氣。初無減損。又添邪氣助之。使鼻氣擁塞。不利。面赤不通。其鼻中氣不能出。併從口出。但發一言。必前輕而後重。其言高。其聲壯厲而有力。傷寒則鼻乾無涕。面擁色赤。其言前輕後重。其聲壯厲而有力者。乃有餘之驗也。傷風則決然鼻流清涕。其聲